萧殷的目光

□王十月

我没有见过萧殷先生。

我每天都见到萧殷先生。

这两句话听起来似乎颇为矛盾。

第一句话好理解，“我没有见过萧殷先生”，是因为萧殷先生仙逝的1983年，我还在江汉平原的乡下放牛。“我每天都见到萧殷先生”，则是因为，在我办公室的墙上，挂着三位《作品》杂志前辈主编的照片。一位是《作品》杂志创刊主编欧阳山先生，一位是大散文家秦牧先生，还有一位，则是萧殷先生。我坐在办公桌前，一抬头，总是能看见三位先生殷切的目光。而三位先生中，萧殷先生的目光是最明亮的，也是最犀利、最热忱的。每次看到他的目光，我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，仿佛听见先生在说：“小子，《作品》这块金字招牌传到了你的手上，千万别辱没了它。”

我和萧殷先生，还不仅仅是《作品》杂志前辈主编和后辈主编的关系，论起来，我该叫萧殷先生“师爷”。作为外省入粤的打工青年，在写作之初，能得到广东省作协的诸多关照，得益于我的恩师吕雷先生。吕雷先生在任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后曾提出，作协开会不要摆座签，不要论资排辈，不要按官阶高低落座，大家都是文友，想和谁坐在一起，就和谁坐在一起。他说，这是他的老师萧殷先生当年践行的传统，他希望广东省作协能赓续这一传统。

我从恩师口中多次听他说起萧殷先生，说萧殷先生如何热心帮助文学青年，临终前念念不忘的，是两位青年才俊的人事还没有办妥；说萧殷先生如何有眼光，总是能在一个作家刚刚冒头甚至刚刚写出处女作的时候，就能判断出这个作家未来的潜力——这是一种长期做编辑训练出来的非凡的职业眼光。老话说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在文学界，不仅有眼光的伯乐稀缺，愿意不遗余力扶持素人的情怀更稀缺。而萧殷先生就是这种极稀缺的、既有眼光又有情怀的人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萧殷先生和王蒙先生的故事，正是这眼光和情怀的最好佐证。我的恩师每每说起他的恩师，总感慨萧殷先生是这世界上难得的好人。我的恩师也是这样的好人。恩师回忆，丁玲曾这样评价萧殷先生：“工作认真负责，从来不整人。”

这些听来的故事、读来的传说，于我而言，终究有些遥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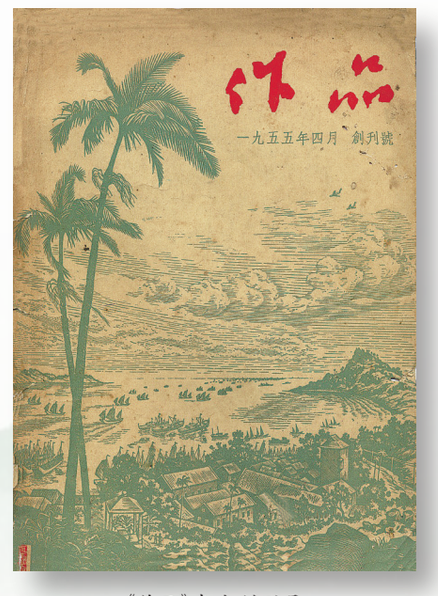
前年，《作品》杂志装修《作品》陈列室，在整理《作品》杂志大事记的过程中，我发现，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作品》杂志有三部作品获奖，分别是王蒙的《最宝贵的》、于土的《芙瑞达》、孔捷生的《姻缘》。而同时获得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，还有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、卢新华的《伤痕》、贾平凹的《满月儿》等名篇，这些作品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绕不过去的经典。1979年、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作品》杂志又有两部作品获奖，而且都是文学新人的作品，一部是陈国凯的《我应该怎么办》，一部是恩师吕雷的《海风轻轻吹》。于是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，这几年，是谁在做《作品》杂志的主编？我找到了萧殷先生。萧殷先生创造了《作品》杂志再也没能超越的辉煌，使《作品》杂志成为伤痕文学的重镇。

当年有个说法，说萧殷先生在广东有四大弟子：一个是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孔捷生，一个是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吕雷，一个是后来的广东省作协主席陈国凯，还有一个，是后来曾任《作品》杂志主编的杨干华。事实上，除了这四大弟子之外，当时广东最重要的一些作家，如王杏元、程贤章、易准等等，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，他们都是在萧殷先生的悉心扶植、指导下成长起来的。“后来人众开新路，都道萧殷是我师。”这是诗人韦丘写给萧殷先生的。“都道萧殷是我师”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。作为编辑家，萧殷先生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座公认的高山。而我这个后辈，有幸每天在萧殷先生的凝视下，继续着编辑工作。高山仰止，大河前横。我不止一次在编辑会上对我们的年轻编辑同事们说，我们要学习前辈萧殷先生，一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学养与职业水准，二是要努力提高我们的职业道德。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

今天，我们纪念萧殷先生，研究萧殷先生，谈论萧殷先生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：在谈论萧殷先生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？

我也试着回答。

我想，我们不仅在谈论萧殷先生的慧眼，不仅在谈论萧殷先生的道德，我们还是在缅怀一种日渐式微的精神，



《作品》杂志创刊号

萧　殷

一种快要被遗忘的师道，一种无论在何种境遇下坚持说真话的风骨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们广东文学，或者中国文学的青年才俊，在说起他们的成长之路时，会像萧殷先生感怀鲁迅先生那样，会像王蒙先生、陈国凯先生、吕雷先生感恩萧殷先生那样，会像诗人韦丘先生所写的“后来人众开新路，都道萧殷是我师”那样，那真是广东文学之福，中国文学之福。

我坐在办公桌前，一抬头就能看到萧殷先生热忱的目光。我会长时间地琢磨这三位先生，而萧殷先生的目光，总是会让我想到恩师的目光，那样的清澈、热忱，让我不敢和他对视，怕对视出自己内心诸多的“小”来。

这些年，《作品》杂志的同仁很拼，《作品》杂志重新赢得了作家们的口碑，被称为青年作家的福地。我们不遗余力地发现新人、推荐新人，用前辈们的话说，是扶上马，送一程。我希望，我们这些人退休的时候，可以很自信地告慰萧殷先生，我们没有辜负他投来的殷切的目光。

（本文系在萧殷学术研讨会暨《萧殷全集》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）

爱的尽头是星辰大海

——怀念我的父亲程树榛和母亲郭晓岚

□程黛眉

今天，2023年10月30日，是爸爸去世周年的祭日。

2022年10月30日，我和先生以及妹妹、妹夫守在爸爸的病床前，我握着爸爸的手，突然听见医生妹夫的耳语：“姐，爸走了。”看到屏幕上心电图似是而非的一条线，我竟茫然不知所措。后来抬来一个棺椁，爸爸被放进去，我依然是做梦的感觉。回家告诉妈妈，妈妈竟然也是一副无知无觉的样子，我们好像都掉进了懵懂的旋涡，不哭不喊也不说话，房间里阒寂得可怕。就这样一天又一天，当第二个死亡之日到来——12月15日，新冠阳性的我和妈妈下午通了一个视频电话，说好第二天送她去住院，但是妈妈没能熬过那个晚上。我抱着她微温的身体，不相信她已经死了，我甚至粗暴地扒开她的眼皮，一次次呼唤，但是死亡是不会有回应的。

前后相隔47天，爸爸妈妈突然都没了，这是玩笑吗？我的眼泪好像被这个玩笑埋葬了，堵得流不出来。那段被死亡逼到墙角的日子，刻进了肉里。前后两次走进相同的火葬场，重复一模一样的流程，一次又一次摸到爸爸妈妈热乎乎的骨灰，我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。那时我只想抱着他们逃离火葬场，快快回家。

第一次是我抱着爸爸的骨灰盒回家，一路上我把脸贴着他，轻轻说：“爸，现在已经到了二环上，今天天气很好啊，我们很快就到家了，妈妈等着你呢。”第二次是妹妹抱着妈妈，我不敢回头看妹妹满是泪水的脸，而家里已经没有人在等待了。一进家门，我和妹妹心照不宣同时把两个骨灰盒并排放在爸爸妈妈的卧室，在熟悉而空寂的床前，跪了下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拉好窗帘，像以往离开前那样大声说：“爸、妈，走了啊，下礼拜来看你们！”父母听力都不好，需要大声跟他们说话。最后一次送爸爸去住院的那天下午，他坐在沙发上一贯的位置，安静地看着我，说：“我走后，骨灰撒大海，如果妈妈愿意，我等她。”父亲的眼神纯净得像一个少年，他的眼睫毛很长，充满深情和眷恋。

坐在旁边一向听力不好的妈妈，似乎完全听见了，她会意地点点头，用手抚了抚爸爸的手背。我知道他们之间并没有商量过，但是他们之间有几十年的默契，在生死之际，他们必然有跨越日常的沟通天赋。

爸爸还说：“不开追悼会，不搞遗体告别，一切从简。”

那一刻，我绝望地看着爸爸妈妈向死的神情，突然悲从中来，感到自己的虚弱和无能。我说：“爸，别瞎说，咱们很快就出院，妈等你回家呢！”但事实是，爸爸再也没有回来，他翻开的书，还扣在枕边。而我的妈妈，她终是等不及了，经过47天与命运的纠缠，果断地抛下我们去追爸爸了。

什么叫生死相随？这是我在人世间见证的唯一例子。我的妈妈是一个勇敢的女人，年轻时她像“十二月党人”的妻子那样，义无反顾追随爸爸到北大荒，如今耄耋之年，她又决绝洒脱地追他到死了。

爸爸离世当天，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就赶到家里看望妈妈，第二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和《人民文学》的领导都来到了家中。他们都安慰妈妈，悼念爸爸。妈妈微笑着感谢大家，没有流泪，我以为她是坚强，实际上她好像一直沉浸在爸爸的生命里，已经不大理会自己的悲伤了。

还记得敬泽关切地问我以后妈妈怎么办？我说我会接她到我家。事实上，妈妈在我家没住多久，就请求我送她回自己的家，这是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，我居然就送她回去了?!因为她说她想回去看看，看看她和爸爸的家，过几天就回来，我就信了她的话，很多衣服都没有给她带回去。我以为可以等她回来，但是这个曾经齐齐整整的家，一瞬间就人去楼空了。环顾每一个房间，都有他们走来走去的影子，如今这些影子，是连一角衣服都抓不住的虚妄。所有貌似虚妄的点点滴滴，唯有在回忆中寻找踪迹了——

爸爸程树榛1934年出生于江苏邳州，爸爸不幸，三岁丧父，祖母独自一人将他抚养长大，孤儿寡母，历尽世间艰辛。爸爸从小天资聪颖，兵荒马乱之中断断续续累计读书三四年，竟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江苏省立徐州中学，成为家族的骄傲。他热爱文学，17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他的目标本是北大中文系，但是高考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，百废待兴，国家急需发展重工业，于是爸爸满怀激情报考了天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。

我的妈妈郭晓岚，原名郭凤梧，取义“梧桐树上落凤凰”。我的外祖父早年是杨虎城部队的一员，1937年1月，外祖父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，亲手将一台印刷机秘密运往延安，这是延安历史上第一台印刷机。而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我妈妈出生，外祖父给这个小女儿取名“凤梧”，寄予了他对未来所有美好的期待。

当这个热爱古典诗词的花季少女遇到早慧的青年作家，该是怎样的喜悦——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爸爸妈妈就是这样互相爱慕，鱼传尺素，直到先后奔赴北大荒。

虽然学工，但是爸爸对文学的热情丝毫不减，大学实习时，他克制不住激情，写下了长篇小说《大学时代》。这部手稿命运多舛，在动乱时期被抄走，幸运的是后来辗转重回到爸爸手中，就这样，他23岁时创作的长篇小说，23年之后才得以出版。爸爸大学毕业后到了北大荒，那里正在建设我国重工业基地的“国宝”第一重型机器厂，爸爸和建设者们一起住窝棚、啃窝窝头，热火朝天地战斗在工地。作为技术人员，他有幸参与到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制造中，并在25岁写出了之后在省里公演的大型话剧剧本《草原上的钢铁巨人》。后来，他又将其改成长篇小说《钢铁巨人》，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公映。改革开放后，爸爸创作了描写改革者的报告文学《励精图治》，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，引起巨大反响。基于爸爸的创作成就，他被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任主席，同时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，主编大型文学期刊《东北作家》，这期间他还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。再后来，爸爸奉命调到北京，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，在任15年。认真工作的同时，爸爸坚持创作，出版了《程树榛文集》十卷本，长篇小说《遥远的北方》《生活变奏曲》，中篇小说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等，散文集《人间沧桑》以及自传《坎坷人生路》等。

作为我国当代工业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，爸爸从事文学事业70余年，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话剧、电影文学剧本等800多万字，荣获国家级及各类文学奖项数十次。在爸爸的讣告中说，“程树榛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，我国当代著名作家、编辑家……程树榛同志襟怀坦白，宽人律己，工作勤勉，廉洁奉公，家风严谨，为人正直善良。他为中国文学事业鞠躬尽瘁，作出了突出贡献，赢得了文学界的爱戴和尊敬”。

爸爸一向是谦虚的，看到这样的赞誉，我能想象出爸爸会摇着脑袋说：“我做得远远不够。”

爸爸谦逊儒雅，待人和煦，博学内敛，“君子如玉”是我从爸爸身上感受到的。为人一生，我几乎没听过他讲别人的坏话。他喜欢有才华的年轻人，但是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。他在任期间不允许我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作品，以至于我对这个杂志又爱又恨。姐姐考入北大时，他写了一首诗《送长女赴北大兼示二女小女》：“送女上北大，负笈入京城。临行拳拳意，嘱咐又叮咛。”他要求我们第一品行端：“立身要正直，立心应为公”；“二要学有成，苦练基本功”，“对师多尊重，对友应谦恭”。这首诗我一直心心念念，我相信姐姐妹妹也以此为家训了。

名叫凤梧的妈妈到了北大荒，爸爸将她的名字改为“郭晓岚”，让我联想到晨雾中的山岚，满是清新和美好。我想那个年代刚刚走入新生活的父母，一定是憧憬着未来的。我的妈妈本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人，她发表过诗歌、小说和报告文学，但是她被爸爸的光环遮挡了才华，只剩下美丽和贤惠了。大家看见我妈妈第一印象是：“你妈妈真美啊！”但是妈妈给予我们全家的，是她独特的善良与力量。当年的妈妈不知道北大荒有多冷，物质生活多么匮乏，贸然北上，她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，跟着爸爸筑巢、孵卵。在天寒地冻的东北，那个看似娇弱的大小姐，变成一个女汉子。那时粮食都是凭票供应，为了让我们吃上大米，她骑车到附近的乡下用粗粮换大米，我们记忆中，大大的男式28型自行车，她瘦弱的身体骑上去，还要在后面驮一个沉重的粮食袋子。在特殊岁月里，由于爸爸受到不公正待遇，奶奶天天提心吊胆，爸爸也经常忧心忡忡，妈妈却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。无数个深夜，她陪伴爸爸畅想未来，我们看到妈妈那张清新明媚的脸，就不再悲伤。她和爸爸一起，带领这个家庭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
她有优雅超俗的美。小时候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卖鱼的，就喊妈妈下楼买鱼。只见那个卖鱼的男人呆呆地看着一个方向，我一看，正是我妈妈来的方向。她穿着一件黑色高领毛衣，扎了一条白围裙，拿着一个盆来买鱼，她的美丽好像瞬间照亮了整个楼房，让周围的人注目——我想这是我最早的美的启蒙。

妈妈后来在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工作。曾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在创联部看见一个美丽的女性在缝补沙发，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我妈妈。我知道，妈妈经常把办公室的沙发套不声不响拿回家里洗。妈妈的善良有目共睹，我们给她请的保姆，是来自西北贫困地区的姑娘，因为家里重男轻女没有上学的机会，妈妈就每天一笔一画教她写字、念书。渐渐地，姑娘已经能给家里写信了，妈妈倍感欣慰，识了字的姑娘像凤凰一样飞走了，妈妈也没有后悔，相反还替姑娘高兴。好心的姑娘又把自己不识字的妹妹送来帮忙，妈妈又一次手把手教会了妹妹读书、写字，当这个妹妹也离开时，妈妈高高兴兴地送走了小姑娘，转身颤颤巍巍走进了厨房。

爸爸走后，妈妈愈发沉默。爸爸火化那天，我让妈妈给爸爸写一封信，并让妹妹拍照发我。当我看到妈妈的笔迹时，再一次悲从中来，上面这样写道：“程树榛，你在奈何桥上等我——郭晓岚。”

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句谶语啊，我单纯地以为妈妈太难过了。因为妈妈没有任何基础病，我以为我会陪她到100岁，但是此刻她好像冥冥之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归期了。

奈何桥，是传说中人死后必须经过的界桥。走在奈何桥上，是一个人拥有今世记忆的最后时刻，一旦走过去，就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新的轮回，而这个轮回关卡在“七七”的最后一天，意味着人死后经过49天，就走过了奈何桥。当我看到妈妈在爸爸离世后的47天死去，万分惊诧，按照这个传说，此时的爸爸还在奈何桥上，仅差两天他的灵魂就彻底告别此生了，而妈妈火化这天恰恰是爸爸“七七”的最后一天，一天也不差。我的妈妈终于在我的爸爸即将走过奈何桥的时候追上了，他们在这奈何桥上相会了，配合得那么默契，简直是天衣无缝。

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的脑海蓦然间冒出那首古诗：“上邪，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”我曾经嘲笑这首诗的简单直白，但是现在我怎么就觉得它大气磅礴惊天动地呢？它分明就是在咏我的妈妈呀。

我们一家人，分别在国内、美国、德国和英国。自从我们给爸爸妈妈庆祝金婚之后，全家就再也没有团聚过，我们一直筹划着他们的钻石婚庆祝活动。所有在国外的孩子都将漂洋过海回来团圆，我们甚至都想好了举办哪些仪式，邀请哪些人来参加。然而三年疫情的阻隔，全家人再想欢聚一堂已是惘然。如今，当远嫁德国的姐姐跨洋归来，风尘仆仆奔赴到家时，她看见的不再是爸爸妈妈笑意盈盈的脸，而是床上父母的两抔骨灰，可谓万里“孤坟”，无处话凄凉。

我们终于约好送爸爸妈妈去大海的时间了。当我们抱着父母的骨灰上路的那天，北京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爸爸妈妈，这是老天也难舍你们吗？我们的家在北京，你们却要汇入大海了，那种心痛和不舍是语言无法表达的。曾有亲友建议我们留一部分骨灰埋入土地，但是我们三姐妹商量好久，最后达成一致：完全依照父母的心愿。这是父母最好的归宿吧，在国外的孩子们都在大海边，无论是波罗的海，还是太平洋抑或大西洋，海海相连。爸爸妈妈，从此以后，凡是有海的地方，就有你们的存在，当孩子们想念时，就去海边走一走，其中哪一朵浪花是你们？大家一定都心有灵犀。

我的奶奶曾经告诉我，地上每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多了一颗星星，所以，尽管我不生活在海边，但是我每天晚上都可以仰望星空，我也一样知道，哪两颗星星是你们。因为我们心意相连，所以我们彼此看见。爸爸妈妈，星空浩渺，大海无涯，我们之间这一世的爱，你们对于这个家族无私的奉献，那些精神财富，都将成为子子孙孙最好的遗产，镌刻在这星辰大海之中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会再相聚。

2023年7月23日，永生难忘的一天，我们送爸爸妈妈到了大海上。除了我们三姐妹和我们的丈夫，还有我儿子和妹妹的女儿，陪伴我们的仅有几个至爱亲友。那一天，天空高远，海水碧蓝，我们把妈妈爸爸的骨灰缓缓放进海水深处，这时，突然有两只海鸥并排从海面上飞来，瞬间飞过我们头顶。儿子在我耳边轻轻说：“妈妈，你看！”

是的，我看见了——爸爸妈妈，那是你们吗？

我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中写道：“我最爱的父亲和母亲，在蓝天碧海中永眠了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陆地上虽然没有你们的墓志铭，但是你们在我们心中，是两座实实在在的丰碑，永远不会消失。”

齐白石作品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　邮政编码：100125　总编室电话/传真：(010)65003319　新闻部电话/传真：(010)65002492　发行部电话（同微信）：18600547157　广告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　零售每份1.50元　印刷：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